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93 ·

綜合類

上海一日

朱作同

梅

益主編

上海書店

第二部

苦難



Am 235/0302

第一輯

東南西北

戰爭爆發前的剎那

(廿六·八·十三夜) 尾音(廿一·)

記得昨夜乘了兩路的末次交通車，在麥根路車站附近，談天說地的消磨了一整夜，但靜待着燃燒的火藥線，却始終沒有點上火，於是我們四百多個員工又沒精打采地回到北站，等候形勢的新發展。的確二天來淞滬線與寶山路一帶的緊張空氣幾達沸點，單就中國軍隊在該區設防的消息，就足夠令人興奮的了！

車站像死去了一般，沉靜得有些可怕，想起往日當高速度的飛快車開行前，倍形擁擠的境況，正不勝今昔之感。站門已由十八師的弟兄們駐守，空寬的待車室與高聳的兩路巨廈，都已作爲他們暫時的營房，那些行將在戰場上爲祖國爭光圖的戰士們，個個都有着極結實的國魂，神武的精神，使人見了暗中欽敬。公安局的警察大隊亦全部出動，每個警士都佩上二枚手榴彈。大戰爆發

前的一切，都充滿着恐怖與悲壯的氣息。

初秋的天氣還是那麼炎熱，天是青的，微風吹拂着大廈頂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——呵！那是多麼美麗與偉大呀！車站的四周佈成了電網，被封鎖了！留居在車站內的員工們，眼望着成羣的同胞，站在租界上的鐵柵裏面，用極驚奇的目光向車站總線路上的逃難者，異常忙碌，活現着一幅慘不忍觀的逃亡圖。

x x x x x

站內留着的，是我們素來敬佩的總站長，一團胖胖的個子，明銳的目光，流露着一種極幹練的神態，他忙碌着和駐軍的長官接洽關於員工撤退的事，同時打探着前線的接到戰可曾發動？於是站長室的四圍便站滿了熱血沸騰的同事們，等待着好消息的光臨。月台上是意外的整潔，除剩着一輛列車留用外，縱橫的路軌上只是靜悄悄地，防空燈罩着黑色的紗布，倍覺悽然。站務們在各能班的指揮下，將實實的電報和其他行車用具搬上了車。時間是上午十一點半的樣子，我們飽餐了一頓，很興奮地走上了升火待發的最後一次的列車，去體驗那民族抗戰的第一砲！

因爲人多，車廂裏很擁擠，推窗外望，滿目悽涼，能不令人難憤。城牆，希冀此去的車輛在明天就回到北站來，但無情的時運，終於渡過了午後的二點鐘，傳來了天國蒼附近中日兩軍已開火的消息，於是全副決議將北站遷移到蘇州去，在那兒可以消緩着維持

京蘇間的交通，好在成爲軍用要道的蘇嘉路早已完成，因此浙蘇間的鐵路運輸亦不致中斷了！

x x x x x

「再會吧！北姑！祝你平安無恙！」

車身是慢慢地移動了，沿早橋與套根路一帶的鐵路四周，聚集了英勇的抗敵戰士，神威的英姿在我們眼前閃過。我們帶着會心的微笑，遙送着這一羣羣年青的英豪。車到南翔時，該站全體員工亦要求上車，加入我們的隊伍，在同一的陣線下，繼續去爲艱難的國家服務，從困苦中求民族的再生！

在車內並不感到怎樣寂寞，但一般議論的中心，也大都集中於對戰爭的未來預測，賢明的總站長給我們指示了這次中國政府抗戰的決心，他堅決地說：「蘇州是我們新的根據地，在那兒我們要用最大的努力去阻止敵人破壞交通命脈的詭計！」每個員工都是靜靜的聽着，情形是極勝肅穆與悲壯的！

車過宜滬，已經是黑夜了！八點半，車像長蛇般緩緩地爬進蘇州站。月台上擠滿了聽消息的員工和旅客，對於這般剛從前線回來的人們表示着極大的歡迎！立刻車站就熱鬧了起來。鐵靜的後方還是沒有絲毫異樣，只是忙碌的兵車，增加一些緊張的情緒罷了！

是夜，因無處爲家，只得於二〇一號公事車內寄寓。(226)

八月十二日的回憶

自 禾 (十八)

又是一年了！

去年，自七月七日蘆溝橋炮聲響了以後，上海的戰爭空氣也就緊張起來，紛亂的謠言，一天中真是千變萬幻，大有風聲鶴唳之概。於是閬北一帶的居民都忙着搬家，連鎮靜自稱的我也不覺恐慌起來了。

八月十二日的前一天的晚上還是好好的，只是風聲緊一點，但對於近幾天來的相安無事，也就放了心。我和幾個同事，照例地聚在一起談談說說，直到深夜時分，才各自上床安睡。

一夜睡得够舒服的，醒來時已紅日滿窗了。難得的阿五正在大驚小怪地說話。看他的樣子是很着急，話也期期艾艾地講不出來。我叱定了他，才慢慢地說道：「外面風聲不對啦，沙袋都疊了起來，各路口都有了保安隊防守，路也不能走了，怎麼辦呢？」

大家聽了他的話，都有些不大相信。阿五則發誓着說那是真的，他還親眼看見一隊隊全付武裝的保安隊的行列，並且說：「你們不信，儘管到門口外去看看，可是謊話不是！」

真的，光景是出人意外的，門口的沙袋已堆得有半個人那樣高，荷鎗實彈的弟兄，冷靜地站立在防禦物的後面，注視着前方的

動靜。那種英勇的老態，我相信任何人見了都會感到十二分的興趣。

路上有幾處早已斷絕了交通，走近那警戒線的人們都被叱退回來，另走旁的路。我們也繞了一個大彎才到達廠址，門前已站了一大羣的工人都在喳喳地私議着。

「我們到四週去踴躍一下吧！」小而且沙的喉嚨，是大家那熟悉的小張的聲音。

「好啊！有好些人附和着；我也是其中之一。」

我們沿着勝家閣路和青雲路間的一條小徑前進，沒有拐幾個彎就到了西寶興路。平時挺熱鬧的一條街道，現在冷落了許多，雖然那小菜場上還有一些交易。

不用說搬家的人今天是格外多了，一輛輛的汽車，黃包車，老虎車，場車都瘋狂一般地在漣青路上飛馳過去，一切的車夫今天都得到很高的代價，他們的臉上，都堆滿了滿意的笑容，步子比平時靈活了許多，相反地那坐在車上的乘客却是垂頭喪氣，滿面憂愁。

我們沿西寶興路向北折入青雲路，到了靠近虹口公園的一段，就退了回來。那時公司當局也已商量好了辦法，決定把一部份緊要的機械先行搬走。於是我們忙着收拾東西。

吃了午飯，已是四點鐘，差不多經過五六小時工作的身體，鎮

時覺得很疲乏，就揀着一條干淨點的椅子坐着休息。小張從大門外跑進來看見了我，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身旁，喘着氣說道：「你知道嗎，正規軍全開來了，人數不少呢！現在都駐在天通庵路一帶的民房裏。」

「真的？」我覺得很興奮，但也有點懷疑。

「誰經你，不是我親眼看見的，我也不會來說給你聽！」這或許是小張的特性吧，倘使有不信了他的話，他就會發脾氣。

「不是說你圖我，我真的料不到國軍會這樣迅速地開到上海來的。」這樣，才算把他的氣平了下去。

自從下午四時，廠中的東西一卡車一卡車地搬進租界去，到現在已經搬清楚了；於是開始裝載戰工們的衣被等物。我就在最後一輛車上，安置了所有的行李，騰着騰道租界。

黃昏的時候，開北的幾條街道上，除了武裝衛國的兵士外，看不見一個行人，只有我們這一輛裝載着許多物件的卡車在冷清的街道上疾馳。或許是裝載得太沉重，車子好像力不勝任，發出軋軋的聲音，在靜寂的空氣中越顯出異常的單調。

車子不停地向前爬着，一個個的處位，一道道的防線很快地向後退去。這時已入於戒嚴的狀態中，壯士們都伏在防禦牆後，刺刀裝上槍尖，擱在沙袋上，兩眼靜靜地注視着前方。班長，排長都緊握着手鎗，側身在牆角的陰暗處，注視着的眼晴，有時還回顧一下

他的部隊。原來他們已預備好了，在等候來襲的敵人，予打擊者以打擊。

車子終於在界路的鐵絲網口馳了進來，在將要離開開北的一瞬間，我不禁輕輕地說道：「再會吧！可愛的開北！你是我大中華民族復興的第二起點，希望你在戰爭中長出一個鮮美的果實來！」（615）

祥永及其女人

吳文舒

（一）

雖然是秋天了，老天還不肯涼下來，馬路上的柏油被太陽炙得發軟，風却一絲沒有。在遠處，幾朵雲花似乎開在屋角上，動也不動。

空氣，非常嘈雜——哭聲，叫聲，汽車鳴笛聲……遠處還飄着機槍聲。這時，人們只有驚惶與恐懼，從東家奔到西家，好像熱鍋裏的螞蟥。

「怕什麼！」祥永三步走成二步的趕到屋裏一望，自言自語地說。「嘿！女人最沒有辦法，一聽到槍聲，就像瘋了！……天這樣熱，吹吹風不是很舒服嗎？……啊呀！怎麼痰盂都碎了，該死該死！」他這樣連叫帶喊的說着，覺得他的女人實在可恨。

他沒精打采地跑出屋門，一直走向石灰張桃家去，想和他談閒天。石灰張桃的家裏先已聚着男的女的十幾個，他的女人也在裏頭，正靠着張八仙桌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在說些什麼。清泉先生最先看見他，提高嗓子喊道：「老祥！巧得很，來來，快些！你的老婆快要嚇死了，你鴉片吃夠了，辦法也得想啊！」

「真的，老祥！吃了鴉片，辦法也要想的。」石灰張桃附和着。「不要理他。」祥永的女人輕蔑地說，「他早給鴉片迷了心，那裏還有逃離的心思。昨夜死命的咳，一夜裏總要醒二三十回，我也給他擾得沒有好睡。」接着便是一個長長的呵欠。

十幾對眼光一齊射過去，大家覺得祥永的確瘦了許多，並且穿得像落魄者一樣褴褛，兩隻眼睛洋人似的縮得很深。鬍鬚差不多有三個月沒剃了，長得毛刷子似的，頭髮也亂得像個野人，假使壓上碰到人，送都會愛他是鬼！

「誰有心思想這個！」祥永略帶厭煩的聲氣說。「槍來，炮來，再好也沒有了，本來這日子也不容易過，假使他們一來，攪一個大花亂，再好也沒有了。到底誰死誰活還說不定呢。你們都講迷，我夢裏也不會想到逃的那回事。你們都逃光了，單剩我一個人，也不高興逃。」說到這裏，興奮地把平覆着手掌向外一攤，表示他的胆大與勇敢。

他的話像一枝銳箭，直刺進他女人的心，於是哇呀哇的，他的

女人又哭了。

祥永覺得他的女人頂討厭，成天跟他作對，說得不對勁了就笑，能像妙根嫂就好，真稱得上賢慧夫人，祇要妙根說一句，她便應付。她不但長得漂亮，兩隻眼珠兒怪玲瓏的，滑溜滑溜的像在看說話，還會做個眼討丈夫的歡喜……

忽然，天空中飛來了轟的一響，將祥永的白日夢打碎了，他的心不禁一跳，於是祥永也覺得害怕而抖顫了。

屋子裏頓時鬧哄哄的，門外奔過了大隊的人羣，後面還浪濤似的擁擠着。一個不滿三歲的小孩子，在人羣中哇的一聲被踏死了；一個頭髮蒼白的老婆子也被擠在船腳下遭了同樣的不幸。

這時，順發從樓上飛跑下來，背上背着個大包袱，兩隻眼睛早已失了神，潤紅的臉變成死灰色，牙齒格格地響着：「呀……呀……快叫……汽車……車……」

「順發不在這裏！」

於是，她箭一般地射出門外，找順發去了。

接着，扎布頭公公帶了兒子媳婦也跑出來了，他埋怨他的兒子太不識時務，不肯聽從他的早逃計劃，老鼠似的尖嘴吧咕噥着，臉像鉛樣的沈重。

祥永的女人看着他們一個個的逃了，她的身上像有一萬隻針在刺着，於是她也一溜煙的跑回了家，預備逃難去了。

(二)

祥永的女人抱着她的五歲的女兒伏在臨街的玻璃窗窺望。夜空像一塊鉛片，低低地伏在屋頂。灰色的鐵甲車載着日本水兵在疾馳着，車他沈重地碾着光滑的柏油路，每次走過的時候，玻璃窗都在格格地打抖。街上異常冷清，商店的旗幟還在燈光中飄揚，在柏油路上閃着不定的黑影；兩旁的房屋，在灰色的夜空中鏤刻着模糊的輪廓——這一切使人想起了中古時代的頹廢的古城。忽然她看見三個個黑制服的水兵，半彎着身，在陰影里疾馳，手中都是裝好刀刺的來福槍，在迷茫的夜色中，白晃晃地閃耀着。她心中明白：「打起來了！」

突然，樓下轟的一響，一顆流彈擊碎了大門的玻璃窗。樓下祥永正皺着吸煙，一聽見有流彈，劃身的毫毛全豎起來，他的身體彷彿發着抖，抖呀抖的。於是他站起來，飛似的跑到樓上，拉起他的女人就跑。一走出門，慌慌忙忙地在幽黯的階梯下飛奔，又遇到一小隊日本兵，嚇得他倆的呼吸和脈搏像雷電般的驟然停住，幸而日本兵祇是用兇惡的大眼睛望望他們，沒有過來騷擾。轉過彎，要是百老匯路，在那裏，看得見一大羣一大羣的難民從四面傾流了出來。他們都是些藍布衫的沒有錢雇車子的窮人，抱着孩子，攙着老婦，背着包袱，男人們的還挑着一根棉被和一些破銅破爐。於是，他們三個也加入湖水一般的人羣中疾跑着。在公平路口附近

的人行道上，祥永看見一個中國青年浴血的尸體，頭部已被刺刀砍了好幾個淋血的大洞。忽然，不曉得從什麼地方發出了聯珠的密密的機關槍聲，橋便是手榴彈爆炸聲，大炮的隆隆聲……

一個個的蒼白的臉孔，一個個的恐懼的心兒。每當鐵甲車在街上走過的時候，沈重的車輪好像是碾過每個人的心似的；每隻手榴彈響亮的爆炸聲，都使每個人緊張的神經抖了一下。祥永的女兒小娥，忽然喊着肚子餓，要東西吃，她似乎還不懂得槍聲的意義。

差不多擠了兩個頭，剛才擠過了外釘橋，在橋的兩旁站滿着一小隊一小隊的日本兵，以射擊的姿勢握着來福槍，有時還很粗暴地檢查着逃難的人羣。

再轉過彎，便是外白渡橋了，在橋上鐵絲網像蜘蛛網般密佈，在橋腳下，倒着二三十個尸體，有的還在蠕動，血流滿了地，腥氣直往上衝……橋邊聚着四五十個藍布短衫的工人模樣的閒漢，好像是在看着什麼好玩的東西似的。一跑上橋，祥永看見橋頭那邊站着十幾個隨戰隊，板着張兇暴的臉孔，用裝上刺刀的槍桿，時不時向擠着的人們亂戳，不幸得很，祥永的肚子也給戳了一下，於是他慘叫了一聲，扶着他的女人，瀟灑地蹣跚過橋來。

(三)

在外灘的一角，地上倒着個死尸，尸旁跪着一個女人，在流淚，

在哭泣，一個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角要吃東西，哇呀哇的吵個不休，那就是祥永的女人和他的女孩子。

「我的兒呀，救救我吧，我活不了啦！」女人喊着說，那小姑娘却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她。

大時鐘在大炮聲中悲壯地響了十二下。(完)

平安的歸來 (廿六、二四)

林 珏

雖然不十分相信戰事就會波及到楊樹浦來，但也畢竟備了一輛不大擊得起重量的黃包車，混在人的浪潮裏逃亡了。

雨絲絲的飄着，因為有幾千露宿的女工，使楊樹浦路更形混亂。

槍聲繼續着，沒有一家商店開門了。

九點鐘的時候，嗡嗡的響聲從浦江上空的雲縫裏送出來。

「啊，飛機。」路上人喊：「中國的，中國的。」像六隻巨型的紙鳶，整齊的分作兩個三角形的小隊。

漸漸的逼近了。

十二個芒刺似的眼光，彷彿撫慰的手掌，打動了不可抑制的興奮。

「給他們下幾個蛋，給他們下幾個蛋！」包車夫跳着腳喊。

不經意中，有兩架飛機在江面上惹了圈……頓時一個震耳的轟炸，使人不自覺的跑開兩步。

煙浪從江心涵湧的翻起來，烏柱一般的直沖在雲霧的尾巴上。

「好，給你嚐嚐中國的炸彈！」車夫勒着鼻子，同時緊緊的咬着牙根說。

「走吧，走吧！」毓鳳的臉色蒼灰了。她把孩子推在我的背脊上。

接着公大紗廠又揭起幾股黝黑的濃煙。高射炮彈，和花燈會上彩炮一樣，升上去，又粉碎下來。

逃難的人更多了。

突然跑幾步，或者從馬路這一面擠到那一面去，這完全是無意義的，只是人家如此，我們也如此。

不斷的機關槍聲。我們無暇辨別清楚，趕快地跑到臨青路口看見有幾個人身上敷着血跡，才知道敵人的確向馬路上的難民開槍了。

毓鳳的鞋子與風衣都失掉了，她滿臉是汗。

「把孩子給我吧！」

「不，我抱得動！」

「給我吧！」我強持着接過來。

互相擁擠，誰都不肯退讓；同興紗廠有十幾處中彈，被牽連的商店，門倒壁倒，貨物飛散到馬路上，在人們腳前滾轉，但已經沒有誰愛惜這些東西了。

機關槍嘖嘖拍拍的響着，驚哭和紛亂，使人茫然的失了知覺。「先生，東西掉啦！」包車夫失聲的說。

「不管吧！」我連頭都不抬地回答着。提籃橋以西，槍聲比較稀少。天際上有幾十架巨型的飛機，在追逐掃門。

孩子的頭頂上被人撞破一塊皮，感覺不敏銳的小東西，只是明着小嘴蠕動。毓鳳又復把它接過去，頓時覺得減掉我身上的重量。

人們在外白渡接前堆集着，這裏被從閘北退過來的日軍佔據了。倉皇的神色，更猙獰的橋給出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。

直到過午一確鐘，才有義民隊的經過。我們因為東西的重累，一時不能擠過去。

「毓鳳，你抱着孩子先走吧，我慢慢再想法子！」義民隊大的聲，她等顧先走。

我同車子到蘇州河北，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了。人們彷彿無窮的蒼蠅一般向白渡橋衝去，又過回來。日機在頭頂上俯射，脚腕有負傷的人被下來呻吟。

包車夫是一個有點麻皮的江北人，他一句話也不說。因為肚子餓的難受，我和他各自把褲帶繫緊一個環扣。

「總是這樣難着也不成功！」我感傷的說：「現在我背着這只箱子先走，其餘的東西聽你支配吧，我不要再啦！」

「不，先生你先走吧，我有命一定把這些東西給你送過去！」
「何必呢，你不必爲它吃苦。這三元錢給你，你的車也不用要啦！單人跑吧。」

白渡橋南有各地同鄉會，和慈善團體在收容難民，彷彿家鄉旅館夥計兜攔旅客一般的喊着「寧波」、「海門」……只是沒有「吉林」或「黑龍江」。

從這裏僱黃包車到法租界的任何地方，討價總在五、六元以上。我只有背着行李走。

殮屍的卡車，來往巡邏；大世界門前濃重的血腥，馬路中心的大洞，和附近商店破碎的門窗，頓時使人觸到了新的恐怖。

到朋友的家裏，已經是上燈的時分了。因為我不安的歸來，興奮的使鐵風酒落幾滴眼淚。(1931)

別了我的家(二十六：八)

綠鹿(十九)

整夜不會安睡過。

戰事的演進如何？家——虹口的家——能不能保持無恙？父親還守在家裏呢，還是怎樣？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怎麼會讓他一人住在這裏，而自己却跑到外邊來。說不定那些沒有人性的侵略者會闖進家裏，說不定會……啊！我真不敢往下想了。

天顯得朦朧，還有些雨意。馬路上依舊是熙來攘往，許是更熱鬧更緊張一點。電車站上，賣報者大聲地喊着標題，揮着報紙，紅色的大字報告昨日戰事在閘北開始。虹口的交通並未斷絕，我便乘電車到虹口的家去。

郵政管理局的大舖指着八點，照例道上海的大動脈——北四川路應該開始行動了，但今天却冷落得如同死街；誰知道它是虹口的南京路，上海的神祕街呢？鐵絲網架驕傲地蹲在橋上，橋墩下沙包堆成的防禦工程裏侵略者用着敵意的眼光，注視着每一輛車。每一個過路的人都感到恐懼，但同時也含着憤恨。

商店都上了鋪門，教人想起廢歷的新年。三三兩兩的浪人模倣着酒醉的外國水手，打着歪斜的步子，滿街亂撞，吳淞路口更顯得緊張，連小菜場也失去了往日的熱鬧；日本巡邏隊橫擎着槍械，黑沉沉的槍口，亮得發白的刺刀，隨時都想吮人的鮮血。

啊！還是虹口啊？

x x x x x

到了家時，家好好的，父親也好好的，一切都好好的；雖然清晰

地聽到炮聲。

弄口的人家忙著在弄內做一道木欄。唉，愚笨的傢伙！侵略者的轟行可是幾根木欄能制止得了的嗎？

時間是十點，大門上被重重地打了十多響，啊！是××兵在打門吧。這些沒有人性的侵略者會做些什麼呢？啊！誰知道這些瘋狂的野獸會做些什麼！我忙著想從曬台逃走，又想打後門跑，連鎮靜的父親也驚呆了。

響聲嚇住了一切：空氣也好像凝結了的樣子。

門外沒有動靜。玻璃窗中一隻飛機倉皇地竄向南去；接着，有三隻中國飛機排著極嚴整的陣勢掠空而還。——啊，不是敵門聲，那是機關槍聲呢！

幾響沉沉的爆炸聲遠遠地傳來，三架鐵鳥又往北飛去。

局勢非常緊張，早晨逃出去的人們又背着箱籠包裹，沮喪地跑了回來：

「裏虹橋，四卡子橋，中虹橋都攔斷了。」

「祇剩外虹橋了。」

「人軋得……軋了半日，還軋不進去。」

「比「一·二八」還厲害，那時橋上還可通行呢。」

走，不能不走，不能躲在虹口，這裏是侵略者的掌握，隨時有被蹂躪的可能。我們不能猶豫白蟻往！

父親和我交替地挈着舊皮篋，走出了家。啊，別了，別了我的家，我們幾時能再會面？我不禁惘然了。

行人並不少，祇是路上冷靜得可怕，連空氣裏都混着戰爭的氣息。還沒越過鴨綠路，飛機又在上空發生連通戰了。清脆的機槍聲，尖銳的子彈破空聲震撼着每個人的神經。我們連忙避到街旁的屋簷下，但還抬着頭關懷着上空的戰爭。一隻日本鐵鳥被幾隻中國飛機追逐着，飛速地向南逸去。遠處又是沉沉的機關槍聲。

四卡子橋，裏虹橋，中虹橋靜靜地跨在虹水上；鐵絲鋼架攔住了橋道，躍着鐵盔的侵略者耽耽地跨着橋東。

外虹橋上沒有容足的地方。黑壓壓的人頭，像潮水一般的滾着，湧着。橋這邊的想早些離開這危險地帶，拚命地擁過去；橋那邊的都懸念着家中人口的安全，忘命地擠過來。兩邊的人都想早一刻衝過這唯一的通關，於是緊軋着，鐵擠着，推擠着，汽車被擠得高聲喊叫，掙扎了一個多鐘點，祇移過一二間鐘面，那鐵們熱得租了制，一邊更瘋狂地揮着攔路的毛竹竿打人。

××的學生也效着咱們侵略者的行動，舉着槍睥睨地跑來跑去。隨鋼裏的守着重機槍，殘忍地靜笑着。

「砰——砰砰——砰砰。」鎗甲礮，高射機關槍連珠地響着。祇隔一堵房屋呢，要是槍口換一個方向，我們這些無辜的被俘

略者都沒有代價的白犧牲了。但誰都不會想到，也沒法顧到。重機關槍，鋼盔，閃亮的刺刀，硬亮的坦克，侵略者的狞笑，鋼甲，黑沉沉的柏口，高射機槍，鐵絲網架，這一切都在四週過來，這一切都在威脅我們的生命。走呀！快離開這恐怖魔窟，至於皮袋，那祇好丟了。

走下白渡橋時纔鬆了口氣，啊！這時的生命纔是我們自己的生命呀！

x x x x x

我國飛機已經兩次來空襲敵人侵略的中心——停在浦江中的出雲艦了。那灰色的怪物上，幢幢地忙著些人影，旭日微的水上飛機仆仆地不住在浦面上巡邏，一會兒又飛上去打着盤旋，兜了老大的一個圈子。

路上更緊張了，萬國商團在蘇州河的橋樑上構築防禦工程。雖然過路人的臉上還露著驚恐，但他們都很興奮，都笑了，復仇似的笑了。

灰色的天空出現了我國空軍的雄姿，市民們好奇而又興奮地仰望著。高射機又在江邊，匆促地響起來了。

這是第三次的空襲！

高射機聲和飛機聲響遍了上海，遠遠地，灰白的棉絮似的陣中浮出一縷縷的黑煙，漸漸地淡了，漸漸地散開，接著又是幾個響

聲。我國的鐵鳥就在那個霧裏翻騰著，完成它們的使命。

大世界前的十字路口，都擠滿了人；一個個起勁地張著嘴，望著東北方。電車和汽車不斷地來往著，更顯得熱鬧。我和父親邊說邊走，但還忘不了幾步一回頭地望望那些在雲堆裏打滾的鐵鳥。我們到了成都路口，看見兩架鐵鳥踉蹌地飛了過來。牠們差不多要互相碰上了，但又極力掙扎著落了開去。

突然二個炸彈斜斜地溜下去了！

在大世界那邊，冒上一陣火光。紅紅的火星，黃黃的火炎，箭似的向四週飛射。大世界的尖頂還閃現在火光的影裏。白煙瀰漫著，籠罩了一切。接著聽到沉鬱地兩聲：

「轟——」

x x x x x

晚報上的大字標題：大世界前落彈，死傷六七百人。這一切是誰的賜予？誰的賜予？（300）

驚心（廿六、八）

芝誠（十七）

一整夜，時斷時續的炮吼，單調的，個成了租界上人士的催眠曲。誰都睡得穩穩的，只有窗櫺嘩嘩的抖了一夜天。

晨，五時起身。黑黝黝的，又是個陰天，天色更形黯淡，冷清。豌豆

窩干似的斗室中，今天是多了一個——虹口來的小客人。

早餐後，眼巴巴的望着，等着，只不見一個大客人到來。焦燥得在屋裏團團轉，乾着急。八時許，顧不得東顧孫奶，西問李媽的動阻了，一口氣跑到戈登路車站，恰好一輛十路公共汽車隨後駛來。「交通既不斷絕，治安自然是不成問題了。」放心的上了車。「九分票到公平路。」賣票的也沒露出驚訝或詭異的神色，於是更覺泰然了。寬懷的只是盤算着，怎樣去規勸那頑固的姊。

車頭緩的爬過白渡橋，心開始有些志忑。尤其是瞧着花帶似的車欄，螞蟻似的人叢，儘在向南岸移去，更不免惶恐起來。愁苦着，望了望同車的約有五六十人，略覺安心。

一路上，車慢慢的，——也許比平日快些。三兩兩的路人，絡繹不絕，拮据的挑的與我走着相反的方向。下了車，滿目淒清。往日的滬市已變成荒涼的廢墟。

弄堂的鐵門關上了，鉛絲紮得緊緊地。從小門裏，側着身子閃進去。可真令人驚愕，姊們却正安逸的在吃早餐呢！四叔聽說抱了二週歲的外甥到匯山碼頭閑逛去了。真是沒有辦法，怎麼勸說，姊只是不肯走。一個同鄉的木匠司務正忙着釘門窗。我的心上七上八落的不知怎麼是好。一會子，對門榮哥跑來報告：公平路底的機關槍掃射起來了。滿望涕騰，急於逃難，可是姊說等姊夫從工廠歸來再走。於是慌慌忙忙的帶了四歲的外甥——六弟，托木匠司務

抱了，跟着榮哥就走。

路上紊亂了，僅開着的幾分店也關上了門。引翔港去的十路公共汽車也就在郭說路掉了頭。人像絞潮般的追逐着車子，我們四個人緊緊的擠着，混在人羣的撲湧裏。我極力鎮靜，總禁不住心頭的狂跳，好像有莫名的恐怖，籠罩在四週。

好容易才在兆豐路出死力擠上車。人雖是給塞得如罐頭魚那樣的透不過氣來，但心可釋然了。車緩慢的行了一程，忽又起了騷擾，只聽得一陣響亮的，聯珠般的怒吼聲，突起在車後。這勃勃，勃勃的沉重的聲響，奪去了每個人的靈魂，遠遠地看見路轉角的人們，仰望着天空，四散的狂奔。車停了，恰在雷氏德校門口。人擠在車門口，像瓶塞似的給塞住了。榮哥，木匠司務，從車窗跳了出去，又撲過了不啼也不叫的六弟。我失了魂似的亂跳着，狠命擠出車門，給榮哥一把拖進橫路裏。

人羣像潮水般湧着。車欄，頭銜尾的長排在路中。兩腳軟軟的一顛一簸的走着，漸漸的隨見人羣的雞脊，冷涼的手足才感到有些緩和起來。

可是，我已辨不出東南西北；盲目的給拖進了條狹窄的街道。隨着遙遠的大眾，低頭狂奔。

「撲撲撲撲」機槍的怒吼，突然的迎面而來。死亡捉住了每个人的心，房，凌亂的隊伍，立刻更加紊亂起來；高速度的向後飛奔。走

在最前頭的現在變成押隊，押隊的卻被狂進着回頭走，死死亡亡大家沒命的狂奔，想逃出這危險的環境。

榮哥狠命的撞開了扇平房的矮門。木匠司務却給人羣的漩渦捲去了。我毫不遲疑的，搖動兩條戰慄的大腿，追將去。

路邊恰好有一段凹牆，我拖住灰白了臉的木匠司務伏倒下去。緊逼着臉，匍匐在垃圾桶畔。急喘的呼吸也忍住了，不給發出聲音。

望魔格格格格的彈笑，一陣緊似一陣，愈號愈刺耳了。牙齒也給震得上下顫打起來。二個人像患着割傷的瘡疾，顫抖着，却把六弟搖出一句話來：「什麼人，放爆竹，這麼利害啊！」我們沒有話，只面對面地苦笑了一下。

冒着險，避入一引裁縫店裏面的人很多，七張八嘴的互戒着不許說話。

突然的又是一陣子鬼聲，低低的緊壓着屋面。大家立時仆倒下去，半晌才捧了頭，掙扎着立起來。往門縫裏一望，街上已有慌張的人在奔跑了。

大家一步高，一步低的踏着腳，魚貫而出。「血！」前面的驚呼起來。

可驚的，烏黑的柏油道上沾着紫赤的血漬，銅錢樣大，斑斑點點，沿路皆是。可怕！可怕！大家四顧惶然。

隱隱的突然又有什麼爆炸起來了，大家驚愕着，正待奔回路轉角，石砌路上却轉過輛塌車來。——我們真是驚弓之鳥啊！

一路風聲鶴唳，擁過了外虹橋。恐怖的餘味，漸漸的淡了，有了生氣了，衆人貪婪的目光掃掠着路上遺棄的什物：米啊！被啊！飯啊！破碎的瓷瓶啊！要不是大家的目光互相監視，那亂拋在路上的幾口箱篋，包裹，怕早給冒牌的主人抬走了。脚畔有個大香蕉想拾起來給六弟，不防後面沖上個冒失鬼，踏了個稀爛。

平安的過了白渡橋，好像出了鬼門關，慶幸地呼了口氣，抹去額上的臭汗，人輕鬆得像要升上天去。外灘真是人山人海，喧鬧得車輛也發昏了；十六路無軌電車衝過了卡德路，八路走外灘的電車竟也直放到靜安寺。

抵家，榮哥已先到了。免不了大家一番歡喜。接着的却是滿腔的憂急——四叔和姊……

午後，平靜了一上午的炮火，又怒吼起來了。只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蟥。衆人七張八嘴的埋怨，惶恐，憤懣，驚慌，但盼不見一個人來。我只是沒頭沒腦，進進出出的亂跑。

正是外甥們——六個小客人，大哭，小叫，和猛烈的炮吼，作二部合唱時；二輛貴價的黃包車拖着蒼白了臉的姊，沒有慘無人色的四姨，抱着小外甥，戴着大包小裏安抵門口了。一陣熱烈的歡喜淚流過後，不對呀！五個人步出險境，四叔和姊夫在外灘是坐公共

汽車的，照例應該先到呀！於是又是一陣子埋怨、惶恐、憤懣、驚慌，同時每人的腦裏浮上了可怕的幻想。

這會子可不能再跑出去了；外面清脆的響着嘩啦聲，聽說打起了什麼高脚炮。天空灰黯的，開放着一朵朵的小白花，接着又神秘的立刻凋謝了；據說那就是炮彈的爆炸。站在當地多危險！於是八家姓立刻大呼小叫的跑進屋裏關上牆門，如臨大敵般的四面相覷。給遺棄在門外的却狂搖狂敲着門，快要撞死了！

好奇心驅走了恐怖，我偷溜上了街頭，却吃了老大的一個驚嚇。馬奔騰似的炮吼下，突然眼前火光一閃，趕緊伏下，抬頭看，路中心柏油皮給刮去了一片，心中萬分懊悔，沒奈何跟走路的緊貼在牆畔，發怔。

佝僂着身子回家，人聲熱烘烘的已在開會，致歡迎詞了。房東姥姥念着阿彌陀佛；八家姓圍着湊熱鬧。四叔、姊夫、狼狽的端坐在包圍中，和四叔等同時到的，還有西橫頭遺着流彈的惡訊。我跑出去一看，低矮的平房，屋頂果然開了個面盆樣大的透明窟窿。三言兩語說不到幾句話，恐怖威脅着姊夫一刻也坐不得了。接着浜東也聽說中了顆高射炮彈，由屋頂墮入地板一尺多深；於是姊等也騷然了。小孩們偷觀着黯空的由花，大人們却忙碌的又在準備三十六着的上策了。

在崩崩的炮吼催促下，慌亂的把大包，大箱留下；小囊，小囊

緊緊溜。又在一陣銀色汽車的叫聲中，昨晚來的，今日到的一窩神似的懷了恐怖奔同安全區域——法租界去了。

我望着滾滾的灰塵，鼻子裏感到一陣子辛酸；身子也冷抖了一下，好像一顆心也給汽車帶走了。

「流彈！流彈……人死人……」可怖的喊聲，在四圍獨漲，於是人們散亂，奔跑，難着窗門的黯獨，霎那間釀成了無上的恐怖。許久許久才恢復了原來的寧靜。

荒場上靜悄悄的，躺着一個人。血鮮紅，一件汗衫都給淋赤了。我驚悸着。回到房裏，擰頭，掩門，亂轉，亂轉。狼嗥似的救護車駛過去了。於是又是「流彈！流彈……」我下意識的狂奔出房間，插進八家姓的大隊。

滾，不敢洗了，惟恐萬一飛來了流彈。心潮忽起忽落，像狂濤；爸又不回家，只有妹妹，媳婦，今晚可怎麼過呢？

八家姓，再加上每家的雜親友，可驚的人數，就超過六十了。黑暗中一團兒圍坐着，互嚼着驚慌和恐懼。炮一聲吼，人圈子就跟着收緊一層。富榮哥東牆去小便，西間李媽就尖聲的怪叫了起來。一炮又一炮，人圈子給震散了。又給攔進了屋，於是關起門，上了鎖，還加了條大木墊；衆人才拍拍胸膛，高枕無憂了。

房裏，妹睡熟了，我獨個兒和着炮彈的節奏來往地踱着。燈，豆火樣吐着黃光的油燈，映得滿室昏黃。「流彈，流彈……」一顆昏

腦袋，不住草木皆兵的銳起起來。窗外，黑黯的遠處，發着斷續的炮吼；近處，索落索落的發出低低的嘲笑聲。我不覺顫抖起來了。

上了床，爐外的炮火也稀疏了。九時，竟告寂然。四下裏萬籟無聲，寂靜得出乎尋常的冷清。

「流彈！流彈！」炮停了，什麼鳥的流彈……流彈……」心定了，放倒了擔滿虛驚，受足恐懼的腦袋，模糊的入睡，開始重演白晝的驚慌和恐懼的悲喜劇。(511)

從戰區帶來的消息(廿六、八) 嘯涓(十八學)

在炮聲隆隆，槍聲迫迫，狂風暴雨，烏雲慘澹的八月十五日中午，一位從戰區逃出來的朋友跑來看我，他形容憔悴，面色枯黑，黯淡無光的眼睛，灰白如紙的嘴唇，都在說明他受了不少的驚嚇和很大的痛苦。我們相見之下，自然是又悲又喜的。當我慰問他一番之後，他告訴我下面的事實：

戰事爆發時，街上更覺冷落蕭條了。居民跑的跑，躲的躲，連一個人影也找不到。雖然我和朋友們，滿心震悸，也只好躲在屋裏，暫作「安全計」，希冀可以避免鬼子的欺凌。然而終於被那慘無人道的×軍發覺了。他們馬上實行總檢查，翻箱倒櫃，但毫無所得。終於因為保險箱的鎖匙遺失，一時無法啟開，以遂他們的心願，那

「如狼似虎」的鬼子們，就懷疑起來，以為有甚麼不利他們的東西，不敢自行啟開，於是不問情由，把我們押到他們的司令部——三元宮去。

這樣的，我們就做了俘虜，成為「壘中之麋」了！到了司令部，我們被縛在柱子上，好像待決的死囚，那半倖人半鬼的司令，逼我們供述籍貫，職業等，一一記在簿冊上。

雖然我的心房撲撲地跳動，脈搏也較前跳動得更厲害，可是在那些「耀武揚威」的××監視之下，已像「籠中鳥」，只好聽天由命了！

終於「害人自害」，他的出雲旗艦，被我軍炸傷了！炮聲如雷，屋宇都受震動，窗門上的玻璃，都被震碎了。接着，門也倒了下來。這種消息，傳到敵軍的耳鼓時，他們慌忙失措，一時秩序大亂，於是紛紛解除戎裝，狼奔鼠竄地逃走了。

在這種危急的情勢下，那自欺自實的司令，便命一個無名小卒，把我們從柱上解了下來，並且允許我們的要求——領出白渡橋。

「手無寸鐵」的我們，如今得以脫離這「虎口」，自然是喜出望外了。然而，白渡橋上的人，擁擠得如錢塘江的怒潮，奔騰澎湃地在尋求出路。那時，地上嬰兒的哭聲；行走遲緩的老弱的男女，被壓在地上的呼救聲；呼兒喚女的悲啼聲；——這一切的聲音，震動

天地慘澈心脾。又因人心慌亂，盼望逃出戰區，所以人如蜂擁，老人和小孩，便當作行人的肉墊，做了「冤魂」。難民爲了要逃生，衣箱也拋了，被褥也丟了，滿路盡是遺棄物，把寬闊的馬路，弄得隘狹難走了。

歷盡了許多艱難危險的我們，才能逃出這「虎口」。現在我的身上，只有幾件單衣，和一張薄被，天氣又冷起來了，試問將怎樣對付……他說到這裏，不禁掉下了眼淚。(43)

楊樹浦上的血脈(廿六·八) 孔毅(山東水公)

今天早晨六時後，我們十幾個人就聚集在××體育會裏開會，會場中沒有主席，更沒有什麼儀式，只有緊張的空氣。最先提出討論的問題是：「在抗戰中我們應該擔負些什麼工作？」可是很快地就被指出：「要工作必先離開這裏。」「離開」的問題引起很多的辯論，最後康君堅決的發表着非離開不可的理由，他說：「青年就是國家的力量，我們如果有安就是國家的損失，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，如果我們逃避，畏縮，那怎麼對得起祖宗，又怎樣對得起子孫？」以職業爲前提的人們都被說服了，都同意康君的意見：「離開。」

可是往那條路走呢？陸路是絕對不能通行的。要走，只好從黃

浦江上走，但很危險。有人主張「突圍」，但又有人反對，而工作時間已到，不能再討論下去了。大家一致地說：「到廠裏討論去。」

不過，我是不能參加討論了，因爲我一進廠，就被洋人監視着同去修理昨天被飛機的機槍打壞了的機器。等到完工的時候，有十二個同志已經實行冒險「突圍」，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受了廠方嚴密的監視，一步也不能多走，而且沿浦的通路完全封閉了，謀而不成，只好暗地裏嘆氣。

「孔，快來看！」突然的呼喊，是張的聲音。

我隨着聲音走上去，那地方有二層樓那麼高，站在上面，可以

看見馬路中的景物。

「一個人，」張輕輕地對我說。

我也看見了，有一個屍身倒在街沿上，對面便是×人的臨時司令部。這時候，一個×兵正在查看死人手中的一小包東西。

借了王先生的千里鏡，我瞭望着。映入鏡底的是一個女人，約廿來歲，週身是血，還有一些氣息。過去一些也有一個屍身，可是臉龐遮住了視線，只看見二只腳，是男性的腳。啊，那是多麼悲慘的景色啊！

這幾天來，我所開見的，都是被×人打死，刺死，血淋淋的死屍。死屍死屍四圍都是死屍，就是我們工廠旁邊，近黃浦江的那一帶，